

史海钩沉

尊德乐义捐资建学

明代琼山进士许子伟在儋兴学始末

唐启壮

在儋州东坡书院的斜对面，坐落着一间翻译书院，其前身是明代琼山进士许子伟兴建的义学。义学位于州城东南隅，1618年成书的《万历儋州志》称之为“许氏义学”。琼山进士许子伟为何会在儋州兴建义学呢？这背后隐含着一段令人动容的学林佳话。

游儋六年 载誉北归

许子伟，字用一，号旬南，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卒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谥号“忠直”。许子伟十四岁那年丧父，但他孤贫力学，读书起来往往不知疲倦，年纪轻轻就已跻身琼州府儒学弟子员。

万历五年（1577年），年方二十三岁的许子伟应邀从琼山来到儋州任教，最初为王敬所延，在唐维故宅设馆授徒。彼时，许子伟为书堂题匾“知新”，意取唐维为师。当年秋，他转到七里何乡任教，生徒逐渐增多。师生时常在观音古刹会文，许子伟为此追题“宣化性灵”。

万历六年（1578年），许子伟再转大兰村（今新州镇大屯村）郭岐山的书馆任教，生徒越来越多。他为书馆题匾“兰馆书香”，并撰写了一篇记文。在儋讲学期间，他和儋州士民的交往颇多，友谊十分深厚。许子伟未得志时，特别感念儋州人的情义，常常对众人立誓：“倘若我将来有所成就，定当拿出馆谷费用，兴建义学，永远作为你们讲习学问的地方，以成就海滨邹鲁的风气。”

万历七年（1579年），许子伟北归参加己卯科乡试，一举考中乡试副榜。万历八年（1580年），许子伟返回儋州重操旧业。他被刘梅皋（名愈昊）所延，在高坡（今中和墟）设馆授徒。有一次，许子伟看到有异鸟在馆前朝翔，遂为学堂题匾“鸢坡堂”，还撰写了一篇记文。

不久，郭岐山把兰馆迁至朝向德义岭的地方。德义岭位于儋州西北部，向来是本地名山。因仰慕王阳明，他把新馆命名为“阳明精舍”。同时，他还在大屯塘边修建了一座竹桥，名为“后乐桥”，取的是范仲淹“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意。那里湾塘丛竹，景色优美，每当许子伟从高坡前往大兰与郭岐山谈经论道，常常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万历十年（1582年），许子伟在壬午科乡试中成功中学，极大地提振了他的信心。万历十一年（1583年），许子伟北上参加会试，可惜未能中进。万历十二年（1584年），许子伟回到大兰村德义书馆任教。这时，慕名前来的生徒人数众多，是万历六年的好几倍。当时，他的书室正对着德义岭，因而揭示孟子“尊德乐义”的主张教导诸生。

言而有信 力兴义学

万历十七年（1589年），许子伟回到儋州践行修建义学的誓言。他在州城东南隅买下了一块风水极佳的土地，其地取傍东坡村（今东坡书院），这样容易召集生徒开馆办学。

义学的兴建得到了儋州士民的鼎力相助。当时，儋州士民劝勉许子伟说：“先生刚入仕途才两年，俸禄微薄，却已为我们买下了地基，至

于堂屋建造，理当由我们分担。”于是，众人踊跃响应，各尽所能。羊梁负责修建门楼，刘缙负责建造学堂，何朝宾、甘应甲负责修建东西廊舍。义学后侧地势开阔，本可再建屋舍，但因财力不足而作罢。众人商议：“暂且在此设匾立碑吧！”于是，羊汇负责题匾事宜，王肖彝负责刻碑事宜。学父郭于邠、刘愈昊则热心捐资，以便促成此事，羊采、羊渠、何朝相、王埤四人也尽力相助。至于四周围墙的修筑，则由儋州知州陈节资助完成。

万历十七年夏天，义学开始破土动工，当年秋天落成。修建期间，儋州儒学训导梁广誉全程监督指导，确保工程建造不出差错。义学建成后，有学堂五间、门楼三间、东西廊舍各五间，四周垣墙数十丈。此时，在义学登高而望，远处有奇峰献秀，近处有坡祠对景，正是读书求学的好地方。

在义学落成典礼上，儋州士民喜不胜收，他们正直而恭敬地向许子伟祝赞，颇有圣贤之风，许子伟因而为学堂题匾“中和位育”，同时也表达了对儋州学子的劝诫。当时，众人请许子伟为义学作记，他推辞说：“须吾友杨子记之。”

万历十七年秋，许子伟回京复命，遂请杨起元撰写《义学记》。在记文中，杨起元如实记录了兴建义学的相关事宜，还着墨阐发了“中和位育”的内涵。这篇《义学记》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十月立石，儋州知州陈节也应邀撰写了一篇《义学记》叙述这一盛事。

万历年间，儋州士民又添建崇志楼三间、轩三间、前亭一座，至此义学规模蔚为大观。为了保障义学的运转经费，海南兵备道兼分巡提学道两任副使孙秉阳、胡桂芳，琼州府同知萧如穗，儋州两任知州陈节、陈荣选前后共同助银七十两买置了三处学田，分别是椅校月牙田、义学前坎脚田、追牙田，学田所得收入用于延师课士和士子膏火。

除了兴建义学，许子伟没有忘记郭岐山的旧谊，他勉强十两创办大兰村德义书馆。万历十八年，许子伟请归省亲。当他携诸生重回大兰村时，书馆方新，竹塘仍故，可惜斯人已逝。许子伟在大兰村居留一宿，特地撰写了一篇《儋兰村德义书馆记》。他在记文中详实叙述了自己的游儋经历，深情回忆与郭岐山的交游，还特别揭示书馆名称的寓意。

敷扬文教 功绩永传

许子伟游儋讲学，敷扬文教，他的事迹一直被儋州人传颂。1935年成书的《民国儋县志》记载了这样一则传奇的故事：明朝万历年间，许子伟来儋时已经身染恶疾，没想到在大屯塘沐浴之时，他的病竟然逐渐好了。巧合的是，村里的廪生郭岐山夫妇当天做了同一个梦，梦中有一条蛟龙之类的祥物在大屯塘游泳，等他们前往塘中查看，竟然发现一名儿童在沐浴，后来收养并悉心抚育他。

因为他爱闻生徒读书，时常在村塾前后牧牛。每逢村塾老师讲课，经常代生徒作答。老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准许他进入村塾读书。后来，许子伟高中万历年间进士。为了报答儋人郭岐山的养育之恩，许子伟回乡捐建德义书馆。

其实，这是一种讹传。郭岐山，名于邠，以号行于世，是儋州儒学廪生。郭岐山和刘梅皋一样，乐于捐资助学，因而他们被时人尊称为“学父”，儋州知州陈荣选曾给他家赠匾“善人之庐”。大约在万历十八年春夏之际，郭岐山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仲冬，许子伟为他赠立一通名为“明故淳毅厚士岐山郭三公之墓”的石碑。

所以说，郭岐山并非许子伟的养父，而是他举业的引路人，也是他人生难得的挚友。尽管这则故事不乏演绎成分，但是它的梗概部分属实，无疑是许子伟在儋事迹的一种鲜活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有关许子伟的故事在七里村和大屯村等地仍然广为流传。

为了纪念许子伟，万历二十二年仲秋，大兰村民在书馆前勒碑，榜书“进士旬南许先生读书处”。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季春，七里村许子伟的门人何朝相、何朝宾、何朝翰、何朝宪等人，也自发在观音古刹（今为东林堂）前勒碑，榜书“赐进士旬南许先生会文堂”。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戊寅科举人张绩曾为德义书馆作对：“半月掩池塘，岐山丰草今犹绿；千秋高德义，王府丛兰久愈香。”张绩的联语言辞贴切，用典愈奇。现在，大屯村还保存有一块木质的“德义书馆”匾额，字体雄浑有力，字迹与“东坡书院”“一代伟人”两块匾额上的如出一辙，疑是张绩所题。

临近五月，人们的嘴边都会不自觉的说到粽子，虽然现在的人少有再追寻粽子最初的踪迹，话说是跟屈子有关了，汨罗江也会在此时忙碌起来，那长长的汨罗江，据说在端午节那天，会看到屈子模糊的身影。

儋耳境内，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北门江，它就像儋耳的门户，横亘在古镇的外围。江畔的人家往往会在端午节的前夕，置办起关于粽子的一切家伙什。

在炉子的边上，码放着一摞摞整齐的干柴，炉火烧得旺旺的，远远望去，升起白烟弥漫在街道上，宛如人间仙境。

按照我们这边的风俗，端午节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一来是节日不能遗忘的印记，二来就是到次日的早上，各家的小媳妇每人必须装上七八个，回娘家串门。

我从小的记忆里，我们都是盼望着节日过后的那一天，因为在这时远嫁的三姑六婆，近嫁的小姑大姐，都会在这一天像是约好了一样朝着各自家里赶，当然我的母亲也是回娘家的。

五月初六，当阿古婆推开大门开始打扫院落的时候，一日的光景就开始活络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家每天第一个早起的人必定是祖父，他小心翼翼的来到大门前的躺椅上，呼吸着清晨的第一缕清风，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匆忙的岁月早已习惯他们的身影。早起的缘故，祖父总会在躺椅上假寐，等初升的太阳直照在他的身上时，他才开始挪动慵懒的身躯，这时，我们也起来了。

“阿爷，今天大姑是不是回家？你女儿回来了，不高兴吗？”

我躲在祖父的后面，用手慢慢

人生况味

五月粽子香

林赞君

地抚摸他快要掉光头发的脑袋，他不用回过头来看我，听到是我的声音也就闭上了眼睛。

“阿爷，大姑回来了！”

我大叫一声，赶着他睁开眼晴的时候快步朝屋外跑去，其实，大姑压根还没回来，这是我的恶作剧。

祖父放眼看去，路上空无一人，他也不再搭理我。

时间如流水，眨眼的功夫已到中午，日头火辣辣地挂在天际，刺眼的光使得人睁不开眼睛。

这时，大姑回来了，身旁带着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男孩，深黑的头发配着一双大得吃人的眼镜，祖父会心一笑，急忙地站起身来向前赶去。

“爹，吃饭没有，我回来晚点了吧，你看看，我带回来了几个你最爱吃的红豆粽子，用黑猪肉炖的，又香又糯。”

祖父的目光简单的在大姑身上打量一遍后，注意力就全部集中到她身旁的小男孩。



钟楼月色

（水彩画）

王家儒作

（接上期）

詹汉行为了更方便联络各个乡镇的抗日积极分子，还把母亲从白马井镇接到了那大镇，在教堂对面，摆了一个卖水果糖和当地土蔗糖的地摊。在街头，老人家只要一见到汉行的同学或是北岸来到那大镇街道做小生意的亲戚老乡，就会悄悄告诉他们，詹家小秀才二哥汉行从广州已经回来了，现在就在教堂后面小草屋里，汉行有好多话要对大家讲。汉行白天与来自各乡镇的父老乡亲说抗日，晚上就到外面张贴传单，还组成了抗日宣传小组，分头去各个村子秘密召集人马，说准备要去那大机场日本人的据点前抗议示威，口号是：日本法西斯，滚出海南岛！

詹汉行每天都爬上那大镇东边的尖岭，透过高树丛杂，关注着正在修建机场鬼子兵们的一举一动。他发现那些每天拿着铜精盆唱着军歌排队打饭的日本兵，最近少了一半。后来得知，400名军人当中，有一半调往了刚刚占领的新州镇、东成镇。汉行认为，游行示威的时机来了！

詹汉行争取到儋县清平乡乡长吴景山“抗日后援会”的支持，还有那大镇抗日积极分子李振清、李志多等老同学的响应，再加上临高县和祥林的符世经、王之杰等地方乡绅地声援和资助。这一天，他们二三名骨干组成核心队伍，约好十里八乡的抗日积极分子在教堂门前集合，然后打着“日本法西斯，滚出海南岛”的横幅，振臂高呼着口号，向日本据点进发了。一路上，那大镇街道两边都是看热闹的百姓，调皮的阿崽爬上了树头，小妮子则站在自家门口的小板凳上，还有一些小伙子干脆脱下汗衫光着脊背站在自家的墙上，屋檐上挥舞着红旗，为游行队伍呐喊助威。

儋县学生崽爱游行爱示威，喜欢一路抛撒红红绿绿的传单，今天又上演了。

红色长篇小说连载 ④7

孤岛战旗红

李盛华

大家都喜欢看这热闹场面。如果游行结束以后，北岸的哥啊妹的还能跳起儋州调声对唱山歌，那就更好看啦！

很多人认出了白马井的詹家“二哥”詹汉行，议论纷纷道：“这不是过去儋县新州中学里的学生头儿吗？到处游行。过去是反对县长，现在又要来赶日本人走……”

“听说他是共产党了，放着广州读书也不读啦，说是回来闹革命哩……”

“儋州北岸哥，怕谁？！”

“儋州北岸哥，有种！”

“有胆！”

“悍崽！”

距离日军在尖岭的碉堡还很远，有个搏命崽子就举起了粉枪（一种农户打野兔的土枪），先朝天放了一枪，以助声势，以壮行色。随着“砰”的一声，就像在热油锅里撒进了水花，引得旁观群众兴奋地嗷嗷大叫，欢呼跳跃鼓掌加油。游行前列几十个年轻崽更是得意起来，伸起拳头踏着脚步，觉得在自家门口自家土地上，应该理直气壮得意洋洋才是。修建

“骁哥，怎么见到外公也不说话了，快走，外公带你去吃好吃的。”

五月的风拂过院子外的那棵黄皮树，树上刚挂的青果随着叶子摇动，大伯家里养的几只小黄鸭耷拉着头在树下觅食，祖父笑意满满。

“大女子，怎的有空回来看我，要是忙着工作就忙着吧，我在家里都好吧，粽子也有呢，吃不了几个。”

“爹，不忙，一年就一次端午，逢年过节不就是为了见个面吗，常回家看看，不见得是坏事。”

闲聊的时候，大姑一边说着，一边为祖父剥开了一个粽子，粽叶的清香镶嵌到粽子里，再加上红豆的点缀，色香味顷刻间涌出来，祖父接过手来，张大嘴巴咬了一口，蛋黄的油和着黑猪肉的油脂香沁到手心上。

“太香了，味道挺正的，还是以前的样子。”

祖父大口吃着粽子，一边不禁连连称赞，大姑看着祖父的吃相，内心涌过一股暖流。

节日的重逢往往是令人喜悦的，尤其是久违的至亲，一个小小的粽子联系着家的最初情结，也根系着我们外出的游子对家乡的那一份眷恋，端午佳节，吃一口家乡的粽子，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乡愁，不也是对家乡美食的一种思念吗？

父女俩从午后一直聊到傍晚，等到日头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时，一日的兴致才有所收敛。那天，我哪里也不去，就一直跟着祖父在屋里头乱转，看着大姑小心地为祖父收拾着家里的杂物。

我想着，端午吃的是流油的粽子，体现的却是那血浓于水的亲情与思念。

往事如烟

九爹的酒壶

王忠

九爹在家族辈分中排第九，村里人都叫他九爹。

九爹住在村子东头那座破旧却温馨的老房子里。房子的前面是一片不大的菜园，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四季变换着不同的色彩。菜园的边上，有一棵古老的榕树，枝叶繁茂，像一把巨大的绿伞，为整个小院遮风挡雨。

走进九爹的屋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张陈旧的八仙桌，桌面已经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如镜。桌子的一角，静静地摆放着九爹的酒壶。那是一把古朴的锡制酒壶，壶身微微泛着暗光。酒壶的形状并不规则，壶嘴微微上扬。壶身上刻着一些简单的花纹，虽然已经有些模糊，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美。

九爹总是把这把酒壶当作宝贝。每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小院里，九爹就会坐在榕树下，拿出他的酒壶，轻轻倒上一杯酒。他喝酒的样子很是享受，眯着眼睛，轻轻抿上一口，然后缓缓地咽下，仿佛那酒是世间最美的甘露。

关于这把酒壶的来历，九爹从未详细说过。只是听村里的老人讲，这酒壶是九爹年轻时在一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那时候，九爹是一名英勇的战士，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九爹所在的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战斗结束后，九爹在战场上发现了这把酒壶。或许是被它的古朴所吸引，或许是在那残酷的战争中，这把酒壶让他感受到了一丝生活的气息，九爹便把它留了下来。

后来，战争结束了，九爹回到了故乡。他用自己的双手重建了这个小院，开始了平凡而又宁静的生活。但那把酒壶，始终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到农忙时节，九爹劳作了一天，就会坐在院子里，喝上几口酒，缓解一天的疲劳。“这酒啊，就像我的战友，陪着我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日子。”九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透露出一种对过去的怀念。

九爹的酒壶不仅是他个人的情感寄托，也成了村里的一个象征。每当村里有重要的节日或者聚会，九爹都会拿出他的酒壶，为大家倒上一杯酒。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酒，聊着天，分享着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岁月终究是无情的，九爹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依然每天都会坐在榕树下，拿着他的酒壶，喝上几口酒。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深邃。

有一天，九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走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手里紧紧握着那把酒壶。村里的人都来为九爹送行，大家看着那把酒壶，仿佛看到了九爹的一生。

诗苑撷芳

情满西岛

■ 高建帮

磅礴的唇纹漫过脚踝
珊瑚的笔尖
便饱蘸西岛的深蓝
在礁石上誊写潮汐的碑文

父亲弯腰的弧度
与玳瑁龟甲在浪花里悄然重合
灯塔将黄昏调成蜂蜜的色彩
渔网漏下的光斑爬上他的鬓角
像结晶的盐霜闪烁
小女孩兜着阖家渔歌奔跑
海沙突然悬浮成星斗的胚胎
孕育咸腥风中
木麻黄把根须伸向月亮
待潮水退去时
贝壳们用磷光复刻渔船的胎记
未寄的信札藏着一缕暮色
只见晚霞用慢镜头
记录贝壳发芽的欢笑

渔火照亮一根潮线
瞬间缝合天空的裂痕
西岛将醉美的倒影
叠进珊瑚礁的保险箱里
如山的父爱
和烙刻龟背上的心巴
成为磅礴合拢时
情满西岛——
德里这解构的蓝色隐喻

端午节念屈原

■ 谢民英

战国风云轶事多，外争内斗卷漩涡。
楚王图霸谗偏信，正则扶危可奈何？
抱石沉江彰亮节，赛舟投粽寄长河。
当今逆浪神州挺，举帜新征唱《九歌》。

（未完待续）